

足取支形命是故說非食命不濟也孰能不搏食者人得飲食便有出入息神識得定進經行道雖有四食搏食爲先進趣行來皆能成辦是故說孰能不搏食也夫立食爲先者彼修行人意常觀食食從何來爲從何去一分別由食成果是故說夫立食爲先也知

是不宜嫉者或有行人深山隱處獨樂閑靜

麒麟戴一獨無伴侶各佛隻居亦無徒衆所以不樂貪在世者見機知微防慮未然患出於對水溢於源設無對者則我無患是以聖人教人閑居不處憤闇則無復有憎嫉之想是故說知是不宜嫉也

嫉先割己而後創人擊人得擊是不得除
拔彼厄難己不能度安能度人當求方便免濟其厄是故說嫉先割己也而後創人者已既得度復求方便濟彼未度是故說而後創人也擊人得擊者皆由人心未去是非此現

法報猶仰唾虛空還下著面不能計彼音響寂靜無形爲人所罵但有音聲吾耳往聽了無形質何爲空寂法中橫生喜怒愚人無慮自生識想互相是非遂致喪云是故說擊人得擊也是不得除者愚人執意至死不改設遇利養計爲已有於中生嫉不能廣及是故說是不得除也

十七末

出曜經卷第十

宮十

驅驢巨虛二音驢和合生駒也牛妍而柰反嗚歎烏期二音鶻助
反蠱狐古胡二音謂潦水上郎到反藪音叟澤無能妖也
捷才葉穄粟音麌俱猛穄豆上音笮音責
麌尺小賴鞬音僑音橋寄僥倖音非究鬼音

出曜經卷第十一

殿一

尊者法救造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忿怒品第十四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被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昔佛在拘奢弥瞿師園中余時彼村衆多比

鄰

丘好喜鬪諍惡眼相視共相毀辱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止止比丘勿共鬪諍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怨不息怨忍乃息怨是如來正法何以故過去久遠無數世時迦尸國王名梵摩達拘薩羅王名曰長壽時梵摩達王即集四兵象兵馬步兵車兵攻伐長壽王土界時長壽王聞外境有軍馬至復集四兵象兵馬步兵車兵出往迎逆與共戰鬪生擒梵摩達身摧破大衆語梵摩達曰赦汝生命歸汝本國自今已去更莫叛逆時梵摩達得還本國未經幾時復集四種兵象兵馬步兵車兵往詣攻拘薩羅國求共鬪戰長壽王內思惟吾先與共戰鬪擒獲已身摧破大衆不能自改既往之失今復來戰侵我土境長壽王輕將數騎往與共戰爲梵摩達所破輕走得脫及將第一夫人侍臣有一隱處深山無人之處藏形滅跡恐有知者時長壽王復重思惟吾居深山無方自存當習詩頌歌詠遊

處人間乞匄自存如其所念即習歌頌兼學彈琴鼓瑟音響流利與琴相入在在處處以得自存時梵摩達王第一大臣出梵志種聞此國界寒儉乞士夫婦二人遊在人間彈琴鼓瑟乞匄自存即遣人喚欲聽音樂乞者到家共相慰勞即設音樂大臣聞已歡喜踊躍

不能自勝即告乞人汝等夫婦二人孤窮裸踐恒乏衣食可住我家教習後生常當供給不令乏短時彼乞士第一夫人垂月欲產內生此心語其夫曰我向生念願得四種兵衆圍我數匝得好幃帳而寢其中洗利刀汁欲得飲之君能辦不夫報其妻我等二人爲梵摩達所壞亡失國土那得辦此四種兵衆又好幃帳洗利刀汁其妻語夫設不辦者正余取死復用活爲余時大臣即喚乞士在前作樂聲與琴合琴與聲合或時琴與聲違聲與琴違大臣問曰觀卿作樂而有不悅身有患耶心有所念乎乞士報曰身無苦患唯心有

卷一

二

所念耳問曰汝何所念可說情故荅曰我所將妻懷妊日滿垂產在近欲生此念欲得四種兵衆圍遼數匝寢好幃帳洗利刀汁而飲之得便存活不得便死審當余者我用活爲大臣報語卿且自寧勿懷憂慮當設權計辦四種兵即如其語辦四種兵圍遼數重寢

殿一

三

好幃帳飲洗刀汁即生男兒顏貌殊特有豪貴相大臣見已恐向夫人三自稱善舉聲說曰拘薩羅國復生聖主係嗣王位自今熾盛告已兵衆莫傳此語及使彰露當誅戮之時梵摩達竊聞長壽彈琴鼓瑟人間乞求即遣人捕得閉在牢獄長生太子漸長成人詣諸大臣豪貴長者自訴求願口出斯言願諸賢士行檀布施分德立善設有毫釐福者盡施長壽王早得解脫畢此苦原梵摩達王竊復聞知長壽太子長生者遊在人間與父乞恩勸人修善願及父身早免苦難梵摩達王瞋恚興盛即出長壽正詣於都市長生後執利

劍高聲白父我堪此間脫父厄難長壽王報曰止止童子夫人立行亦莫見短亦莫見長傍人聞之謂爲長壽王知死逼近狂有所說長壽報傍人曰其中智者童子乃當識吾往言耳即於市上斬爲七段長生太子見已身中沸血遍滿身中瞋恚內盛不敢顯外復詣諸大臣所求哀請恩我父無過橫爲貴主所殺形尸暴露捐在都市無人殯藏收拾形骸願諸賢士與我收拾起七偷婆華香供養如世常法即如其語收拾供養起七偷婆長生太子內自思惟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土奪我民衆復取父王都市斬殺我宜逃走出此國界備得我者不免此患即將夫人出國逃走到他方土復習琴瑟歌聲調和在在處處乞匂自存漸漸以次還入本國梵摩達王聞有乞士將母自隨彈琴鼓瑟家家乞索音響清和見莫不歡即遣人喚將入深宮晝夜聽樂乃無厭足形容相委如同產子時梵

摩達出外遊獵長生太子御車遊獵恒尊嶮
難無人之處不案正路不附兵衆太子自念
昔破我國劫奪我民枉殺我父今不報怨何
日可果復御獵車轉入深山時梵摩達疲頓
欲得懈息即告御者可於此頓吾今疲極欲
小止息即如其言住車止息王告御者汝坐

一

四

吾欲枕汝膝上王即枕而眠長生太子內自
思惟口發斯語此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
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正是今
日若不殺者何日可果時長生太子即拔利
劍侍王頸項退復追念昔我父王臨終時教
誠我曰童子當知夫人行宜唯貴信義違父
遺意者則非孝子又勑我曰汝莫見短亦莫
見長設當殺此王者違我父教即還內劖息
恚不興時梵摩達王於夢中驚忽然覺寤身
體流汗衣毛皆豎長生太子問其王曰向如
安眠何爲驚寤王告御者汝欲知不我向安
眠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右手執劍左撮吾髻

以刀擬我項曰吾欲報怨汝知不平即於夢
中復重悔責昔我父王臨欲終時慇懃教勑
夫欲勝怨唯當以忍以是之故於夢驚覺御
者白王還安眠勿復驚懼王欲知不長壽王
子長生者我身是也昔我父王以法治化不
枉人民王自暴虐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

我父思欲報怨於此深山正得王便今不報
怨何日可果向實拔劍擬王頸項退復追念
父王教誠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唯貴信義慎
莫念惡惡加人形歿不得解設我違父遺意
者則非孝子欲崇父教誠故即便內劖耳今
厚前愆不錄其罪欲還將王早歸國界得至
彼已任王刑斬即共載車還本宮殿普集大
臣而告之曰卿等云何設見長壽王太子者
卿等如何其中或有說者設當見者先截手
足却取殺之復有說者當生剥其皮余乃却
殺復有說者當以火炙箭射之異口論者不
可稱計時梵摩達王告諸羣臣長壽王太子

者今此人是卿等勿興惡意生殺害心於此太子所以然者我由此人得存命根尔時梵摩達王即沐浴長生太子著王者服頭戴天冠妻以一女還立爲拘薩羅國王佛告比丘古昔諸王檢意自守修忍如地視怨如赤子不造怨讐況汝等諸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

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能行忍互相是非以小致大共相毀辱爲是宜不於彼衆中闡訟比丘前白佛言唯願世尊暫屈威神至彼比丘衆中乃當知曲直耳彼人自恣罵詈不慮禁法我等有何不如能默然忍之尔時世尊觀彼此丘不受其教即騰上虛空還本

報之

多結怨讐 禍患流溢 實無過隙 怨者何望

是故說彼此興害也如鳥墮網者昔有鷹王搏撮羣鳥獲得一鳥名伽頻闍路高飛遠翔詣高山頂時伽頻闍路並說斯言是我身過當復告誰設我恒守本業舊居者則不爲汝所擒鷹王問曰本業舊居在何所乎雀報鷹曰高山絕岸深澗石聚則我舊墟若在彼者

報之

精舍復集聖衆說斯頌曰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無過而強生過者今世後世而受其痛

先自漏罪 然後害人 彼此興害 如鳥墮網先自漏罪者或有衆生心識倒錯數興惡念

終不爲汝所擒鷹告雀曰今且放汝聽歸本居觀吾力勢爲能獲汝身不時鳥雀得歸住兩石間遙語鷹王汝設可者暫下共戰鷹王聞已恚怒熾盛鼓翼奮勢從空中下欲搏撮之鳥入石間鷹摧翅翮於此命終是故說如鳥墮網羅也

害人得害 行怨得怨 罷人得罣 撃人得擊
害人得害者衆生處世志趣不同已身行惡
自然不祐舉手打人仍便自害是故說害人
得害也行怨得怨者復有暴惡衆生晝夜念
惡常伺人短心常思惟某村某家劫奪我牛
強取我財殺我知親侵我田業要當伺捕之

便報其重怨恩惟校計不去心懷設復出家
道心未固學日既淺內心思惟某甲比丘曾
共止住取我坐具鍼蒲鑰牋沙門六物至今
不還但思惟諸物不念修道不知後報卒至
爲身招禍是故說行怨得怨也罣人得罣者
若有罵詈反得其辱不自觀省皆由愚惑緣
致斯罵不知受報亦復不以修行人所修彼

般一

文

得擊者夫人相嫉毀人善行性無常則喜怒
無恒或有愚人不遇師訓旣不廣學志性闇
鈍結怨在心終已不解如斯之人不當與坐
起言語飲食歡醺人欲之造見則不吉成事
傾敗不果本願是故擊人得擊也
斯何沙門不知正法壽旣短促復結怨爲
業志崇清淨乃謂沙門如今卿等沙門荷佩
法服不能禪寂六情閑塞五欲世間榮寵心
求染著設遭毀辱悔欲就俗夫爲沙門若遭
榮寵不以增歡設遇毀辱不以加感尔乃名
爲沙門是故說斯何沙門也不知正法者是

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雖出家學種姓若干
意行不同或畏王法而出家者或避重役而
共出家如斯之心不可親近已能出家當修
正業六時行道晝夜不廢復當思惟福度衆
生設欲飲食意願一切不獨爲己汝等諸人
知久久涉苦無量是故說罣人得罣也擊人

般一

七

衣表識者欲令除內穢垢卿等稼人假被法服汚染真形壞敗表識是故說不知正法也壽既短促者佛告比丘生處五濁雖云百年則消其半命多危嶮受四大身如蛇蟄聚一增百病共相危害樂少苦多憂患万端苦痛難量不能端意思惟以求真道方更興起慢嫉羨凡夫行是故說曰壽既短促也復結怨爲者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像法難遇雖得爲人不能練精進行禪宴役神方便隨時進趣與世同流又不廣顯三寶訓寤後學三塗八難何日當空是故說復結怨爲也

人相謗毀自古至今既毀多言又毀訥訥亦毀中和世無不毀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今時調達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一面立須臾前白佛言我觀如來顏色變易諸根純熟年過少壯垂朽老邁唯願世尊自閉靜室禪定自娛四部之衆願見付授我當教誡如世尊無異隨

時供養四事不乏余時世尊告調達曰咄愚所啓不慮後殃舍利弗目連比丘猶尚不付授衆僧況汝歎睡弊惡之人可付授聖衆耶余時調達內興妬嫉聞世尊語已倍生恚怒如來今日讚歎舍利弗目連比丘而更輕賤小弟要當求便喪滅師徒使此國界衆生不覩其形不聞其聲是時調達比丘即從座起禮足退歸在在處處巧言僞辭詐惑於俗勸誘世人得數十人在在處處共相勸勉取要言之余時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遶而爲說法余時調達告已弟子曰汝等聽瞿曇所說所以然者所說不隨正法吾有一一深經好義當以相教恒求方便欲壞亂如來聖衆余時世尊告調達曰止止調達慎勿興意壞亂聖衆復備受報其痛難忍余時調達執意牢固不改其行余時世尊知彼意正終不可迴便以宿命通觀過去無數阿僧祇世因緣宿對所經歷事是時調達將五百弟子如來

自觀爲菩薩身復有五百弟子俱遊寶積山側菩薩門徒寬仁柔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出入進止不越其序調達衆者已行不均門徒弟子盡法師則出言麁獷語輒與恚與弟子論如怨鬪訟弟子歎患不堪侍從盡捨調達往就菩薩菩薩得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並自稱說吾有子弟子衆德具足與世殊絕誰能及者調達得是極興恚怒即發誓願此人今日誘我弟子壞我門徒正使此人後成無上等正覺時我當壞彼徒衆如今無異如來觀知調達比丘必壞聖衆定無有疑如來即從座起捨衆而去何以故有五事不得壞亂衆僧一者如來自前不得壞亂衆僧如來成神不捨本誓故二者如來般泥洹後不得壞亂衆僧設有人言我今成佛遠最正覺當以此問之釋迦文佛在時汝爲所在三者未曾有惡時不得壞亂衆僧四者比丘不競利養不得壞亂衆僧五者智慧神足弟子和合

不壞亂衆僧諸佛世尊常法神足智慧弟子一日之中聖衆終不空缺如來以宿命智觀必知調達當壞亂衆僧如來即捨而去調達在後與衆說法若有衆生事我爲尊承受教戒當習五法何以故行此五法早得解脫何假沙門瞿曇說八直行云何爲五一盡形壽

卷一

九

常守三衣二盡形壽常當乞食三盡形壽不得食肉飲血四盡形壽常當樹下露靖五盡形壽不得護持金銀寶物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早得解脫盡有漏成無漏何假沙門瞿曇八直行耶調達說是語已即從座起五百比丘尋從而去左面弟子名曰鐸荼陀婆右面弟子名曰瞿波離離歸本所居弟子前後圍繞而爲說法舍利弗目連比丘後往彼衆調達見已舉聲稱善善來舍利弗目連比丘吾獲大利知我成佛三界獨尊智慧神足弟子自然響應少時調達即移瞿波等左右弟子坐舍利弗目連安處左右少時調達像如

如來告舍利弗目連曰吾患脊痛小欲安睡
卿等二人與聖衆說法余時調達右脇著地
欲得睡寐天神強挽調達左脅在地天神復
厭誰有言語鼾聲現外穢氣遠徹余時尊者
目連以神足力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坐卧經
行踊沒自由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下

比丘以右腳躡調達曰弊惡調達何爲耽睡
舍利弗目連二人將汝弟子去盡余時調達
覺寤甚懷憂感是故說人相謗毀自古至今
乃至世無不毀也

斷骨命終牛馬財失國界喪敗後還聚集
余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長壽王身分為七段
微一

十

出火身上出水東沒西涌四方亦余余時目
連從空中還就本座尊者舍利弗告衆會人
如來之身神德無量具足一切智前達無窮
却觀無極如來法者得現法報快樂無爲智
者之所修學非愚者之所習如來聖衆者戒
具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

亡國失土猶尚忍怨不起共相尊敬還立國
王如本無異汝今比丘當以道德自持共相
懺悔大者以法小者承受汝等云何不知正
法當念忍辱歎說忍力所行真正歎說真正
比丘當知吾所以從無數阿僧祇劫積行已
來修六度無極行檀修施頭目髓腦國財妻

可敬可貴承事供養為衆生良福田余時
諸比丘各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識真正捨實

子持戒忍辱精勤一心皆欲除貪除瞋惄想
是故說斷骨命終國界喪敗也

就華棗本逐末今日觀二賢所說世之希有
我等寧可捨此調達就如來衆不亦快乎舍
利弗知其心念即從座起彼五百比丘亦皆
俱起隨舍利弗目連後追隨而去時瞿波離

若人罵我勝我不勝快意從者怨終不息
若人罵我者人自思惟彼人罵我不隨禁律
枉侵良善是故說若人罵我也勝我不勝者
彼自思惟如我法者則我得勝不如法者則

我不勝是故說勝我不勝也快意從者作是
思惟者遂增怨讐不諦思惟是故說快意從
者怨終不息者如此之人心如剛鐵不可沮
壞是故說怨終不息也
不可怨以怨 終已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
此名如來法

不可怨以怨者是時世尊告諸來會吾自追
憶無數劫以來怨能息怨人身難得佛世難
遇猶如優曇鉢華時時乃有雖得爲人出家
學道亦不可果汝等已得人身諸根不鉢堪
任受化何爲於正法中共相諍競是故說不
可怨以怨終已得休息也行忍得息怨此名

點一

十一

如來法者夫人行忍寂默爲首聽彼已報聞
彼罵已還以罵報如是之比怨衆終不息弱
名忍強亦名爲勝是故說行忍得息怨此名
如來法也
若得親善友 共遊於世界 不積有遺餘
專念同其意

若得親善友者或有衆生禮儀成就於行不
缺味義成就忍行成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
是故說若得親善友共遊於世界者如此善
友從劫至劫共相追隨不以爲苦是故說共
遊於世界也不積有遺餘者夫人意等不計
財貨亦復不選擇知親正使朋友出在卑賤

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不得選擇是故說不積
有遺餘也專念同其意者發心起行齊同其
善篤信向佛是故說專念同其意也

設不得親友 獨遊無伴侶 廣觀諸方界
獨善不造惡

設不得親友者所謂親友者行齊德同俱造

於善乃名親友不造善行者不名爲親友如
世常言人無有伴侶如驥牛俱修不善行者
不得名爲善友是故說設不得親友也獨遊
無伴侶者寧獨遊處快修善行不以弊惡與
人共俱是故說獨遊無伴侶也廣觀諸方界
者人欲觀化獨類所見漸以益智聞語不惑

是故說廣觀諸方界也獨善不造惡者是以智士樂靜不居亂闊昔有敵國大王興兵相攻隣國聞之臣啓王曰外有賊寇逼近土境王曰無苦無所堪住賊復前進臣復白王賊已逼至轉來到城王言無能侵我賊遂入城固守城郭臣復白王賊寇逼近王宜防備出共鬪戰王言無苦終不害我外寇轉進直趣宮殿臣復白王賊今已至王欲云何時王沐浴更著新衣自負糧食出見敵國鄰王而告之曰城郭宮殿是卿所有吾欲入山且修道德食足支命衣足盡形爾時王便說頌曰
吾今此衣食 自求欲隱形 捨位卿爲主

殿一

十二

且欲求多福 寧處巖石間 鹿衣弊惡食食果數息定 犀鹿共相娛 不以處正位考掠苦毒痛 智者畏後世 終不造惡緣觀卿興兵衆 欲來傷害吾 是身爲朽器時殺勿枉衆

時彼敵國王聞是語已熟自思惟復以此偈說勝者能施也至誠勝欺者智者行身不犯報曰
快哉大覺士 依法而自將 被一切德箭摧破我兵衆 雖怨智慧勝 親友愚何益是以慧爲首 智慧廣濟度
時敵國王即退軍馬將已兵衆歸還本國宮殿屋舍盡還本王是故說廣觀諸方界獨善不造惡也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 至誠勝欺忍辱勝怨者兩劍所擬必有傷損遇毒毒治必死不疑唯有忍者能去其怨是故說忍勝怨也善勝不善者云何卿等頗聞火之稟性有冷義耶對曰無之此亦如是怨欲息怨終不可得何者能息唯有善者乃能息耳是故說善勝不善也勝者能施修善之人行無缺漏意不起想果能惠施結怨之人爲身招禍死入地獄受苦無量苦相傷害死而復生若生人中顏貌醜陋爲人輕慢所願不果是故說勝者能施也至誠勝欺者智者行身不犯

殿一

十三

口過出言應律無所觸娆正使身死不以妄
言綺語而求苟活經歷生老涉苦無量目見
耳聞怨讐最重是故說至誠勝欺也

學無朋類不得善友寧獨守善不與愚借
學無朋類者夫人廣學當憑善知識從初發
意至得道皆憑善知識乃得成就若遇惡友

行必遇惡是故說學無朋類也不得善友者
或復學人遇惡知識晝夜鬭訟行惡爲業是
故說不得善友也寧獨守善不與愚借者設
無朋類當自建意念在閑靜去離憤亂設聞
鬭訟者常當遠離心不願樂是故說寧獨守
善不與愚借也

樂戒學行奚用伴爲獨善無憂如空野象
樂戒學行者夫修行人心樂閑靜恒以禁戒
自瓊珞身余時世尊告拘苦禪比丘諫喻止
訟比丘聞已不受佛教佛知其意即從座起
飛騰虛空十二由旬還本精舍至大衆中而
說頌曰

樂戒學行 義用伴爲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余時世尊便作是念拘苦禪好喜鬭訟各相
謗毀吾今已離之正使我間拘苦禪比丘在
其方者吾當避之而就他方余時有一象王
離諸羣索居獨遊曠野心自思惟得離諸象
及諸宗親獨遊在此何以快哉我在象中時
羣多縱逸躡蹈水草然後吾乃得食今日獨
行得清水好草亦無憂慮余時世尊見彼象
心中所念便於大衆而說頌曰
一象於象衆 六牙而備具 心念與吾同
獨善而樂靜
一象於象衆者如來身者亦名龍象彼象者
亦名龍象如來世雄三界獨尊象者龍中獨
尊是故說一象於象衆也六牙而備具者牙
者象之威怒自瓊珞身功德者如來相好如
來見彼拘苦禪比丘自生獸患象者患獸群
衆是故說獨善無憂如空野象也

出曜經惟念品第十五

般一

十四

出息入息念 具滿諦思惟 從初竟通利
案如佛所說

出息入息念者安者謂息入般者謂息出彼
修行人當善觀察二甘露門一者安般二者
不淨觀或有行人但修安般或修不淨觀彼
修安般者思惟分別出息入息息長亦知息

短亦知息溫亦知息冷亦知意若錯亂復從
一始從頭至足分別了知設復錯者復從一
始如是經歷反覆數過自知意至吾今提息
皆得自在欲使氣息從左耳出入如意不難從
左耳入亦復如是從右耳出入或從鼻出入
皆能隨意最後過迴息從頂上出隨意者成
數息法設不成者腦蓋發壞即取命終如是
學人經十二年或有成有不成者復次行人
分別思惟不淨觀往至城外丘曠塚間觀死
人屍骸諦熟分別此屍我形有何差別復還
至精舍或坐牀或敷坐具或復露坐內自思
惟遙憶塚間死屍暴露我身與彼等無差別

如是經歷過十二年有得定者不得定者是
故說出息入息念也具滿諦思惟者夫入定
意善察分別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
是故說具滿諦思惟也從初竟通利者晝夜
孜孜初不懈息數鉢則從一始是通利不受
六情染外塵垢是故說從初竟通利也案如
初竟通利也案如

數一十五

佛所說者如來所以遺十二部經剖判要義
皆爲後生未開寤者衆智自在除去希望是
故說案如佛所說也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日現 起止學思惟
坐卧不廢忘

是則照世間者猶如秋時明月無有五蔽在
衆星中光明獨照此亦如是得安般定者在
衆修行人中威神獨顯顏貌光曜無與等者
是故說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日現也起止學
思惟者以得安般定意身意鏗然不動不爲
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隨外塵興于邪念是
故說起止學思惟坐卧不廢忘者彼修行人

已得三昧定意亦常思惟若坐若卧終日學習初不暫捨是故說坐卧不廢忘也

比丘立是念 前利後則好 始得終必勝
誓不覩生死

比丘立是念者所謂比丘永息万想意不馳
騁執志牢固端攝諸情意常在定不求餘念
是故說比丘立是念也前利後則好者先得
安般數息禪定後能越次取證超過三界身
中諸結永盡無餘淨如真金永無微翳是故
說前利後則好也始得終必勝者已具知誓
化緣已遍已身度有更不受當來形是故說
始得終必勝誓不覩生死也

若見身所住 六更以爲最 息心常一意
便自致泥洹
若見身所住者比丘比丘尼及新學者男弥
女尼優婆塞優婆夷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
種執志堅固趣道不難是故說若見身所住
也六更以爲最者閉塞諸根眼耳鼻口身意

諸根澄淨不亂守護六情不受諸見是故說
六更以爲最也息心常一意者彼修行人數
出入息觀諸毛孔一一分別終無錯謬猶如
明眼之士於明鏡中自覩面像是故說息心
常一意也便自知泥洹者斷諸使流永離卅
俗便逮泥洹不動不變無復往還染著諸界

卷一

十六

是故說便自致泥洹

以有是諸念 自身常建行 若其不如是

終不得意行

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者如彼執行之人
晝夜精勤意不迷誤進前求道如遭劫燒救
護頭然初中竟夜亦不廢忘是故說以有是
諸念自身常建行也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
行者生死長遠亦無端緒解知泥洹已離三
界過去未來現在是故說若其不如是終不
得意行也
是隨本行者 如是度愛勞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是隨本行者初入道者或時先教安般守意或時先教不淨觀淨觀彼行者心之好樂是故說是隨本行者也如是度愛勞者愛爲病根難掘難拔何以故愛難掘愛難拔由此愛本涉歷生死遍滿三界增益四生迴趣五道誰能覺者唯黠慧之士乃能覺了三界五道受苦之惱是故說如是度愛勞也

若能寤意念解脫一心樂應時等行法是度老死地

若能寤意念者彼修行者係意在明不敢睡寐成諸道果要由覺寤不從睡寐而得道也雖復覺寤係意不專不成道果意既覺寤加

發一十七

心專正便越三有至無餘界是故說若能寤意念也解脫一心樂者彼修行人已得定意衆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諸德行昔有姪遯之人意專女色不能去離覺寤思女姿顏欲與言語交通眠寐夢想容貌携手共遊時婦遇疾骨消肉盡形骸獨立尔時彼家恒有

知識道人往反其婦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夜困羸將其意故欲陳我情爲可尔不時遭人曰但說無苦設有隱匿之事我當覆藏不使彰露婦人白言我夫稟性姪欲偏多晝夜役嬈不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濟時彼道人告婦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此語

其夫曰須陀洹法禮應尔耶後果如所言夫主來近婦尋語曰夫爲須陀洹道爲應尔耶夫聞婦言甚懷慚愧內自思惟我將不審是須陀洹乎即便息意在閑靜處思惟校計成斯陀含阿那含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復與女人從事婦人問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與吾從事夫告婦曰吾審見汝已何由復共往反婦語其夫汝言審見我我有何咎我恒貞潔不犯女禮何以見罵乃至於斯婦人即集五親宗族告語之曰今我夫主意見踈薄永息親情不復交通復見罵詈言稱言見我今於衆前便可說之夫言且止須我引證乃得

自明夫主還歸彩盡好瓶盛滿糞穢牢蓋其口香華芬熏還至彼衆告其婦曰審愛我不若愛我者可抱弄此瓶如愛我身婦隨其語抱瓶說弄意不捨離夫主見婦已愛著此瓶即打瓶破臭穢流溢蛆虫現出復語婦曰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婦答曰我寧取死終

不能近此破瓶寧入火坑投於深水高山自投於下頭足異處終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婦前言見汝正見此事耳我觀汝身劇於此瓶從頭至足分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貪尔時復重說偈曰

勇者入定觀 身心所興塵 見已生穢惡

十八

如彼彩畫瓶

是故說解脫一心樂也應時等行法者夫修

行人憑善知識或諸天衛護外邪不入求道

甚易無所畏難猶如遠行之人迷失大道反

從小徑惺悟之士告其人曰此非正道時可

變悔從彼正路時迷者從其言教還復大路

安隱得歸彼修行人亦復如是憑善知識獲致正道是故說應時等行法也是度老死地者猶人涉路多諸恐畏或遇虎狼盜賊或遭姦邪惡鬼或值道路險難側身傍過如此衆難數百千變復值水漿乏短其人自念設道路有一難猶尚叵過況復多嶮即自建意晝夜不息得越彼難安隱得歸不失財寶彼修行人觀察三界皆悉熾然欲得遠離求無爲道是故說是度老死地也

比丘寤意念者當令應是念 都合生死棄爲能作苦際

比丘寤意念者昔有商客經過曠野道路疲

極竟夜眠睡羣賊相率欲來劫奪時彼虛空神天於虛空中以偈告商人曰

覺者誰爲眠 眠者誰爲覺 誰知誰分別

見報如其義

余時商客中有優婆塞是佛五戒弟子即報

之曰

一

我覺我爲眠 我眠我爲覺 我知我分別
欲知此是義

天復問曰

云何覺爲眠 云何眠爲覺 云何知分別
吾欲聞此義

時優婆塞即報天曰

覺聖八道者 三佛之所演 於彼覺寤法
我爲在眠寐 不覺八道者 三佛之所說
於彼眠寤法 我爲在覺寤
是謂神天我覺我爲眠我眠我爲覺我知我
分別知欲是此義天復說曰

善哉覺爲眠 善哉眠爲覺 善哉知分別
善哉聞此義

時優婆塞聞此義已即報天曰遭蒙天恩安
隱得歸天迷盜賊不知商人止頓處所令諸
賈客得度嶮路是故說比丘寤意念也當令
應是念者彼修行人執意精勤意之所願無
事不果清淨無瑕不行放逸身著精進衣心

懷慧明愚癡闇冥無由得現是故說當令應
是念也都合生死棄者彼修行人復以方便
斷諸結使緣著諸縛棄重棄剝重剝打重打
去離生老病死是故說都合生死棄也爲能
作苦際者於現法中越凡夫地不處中般泥
洹生泥洹行無行般泥洹不上流究竟般泥
洹如斯學人於現法中般泥洹捨此五泥洹
何以故佛契經雜阿含所說我今比丘不說
少許生分下及彈指之頃況復多乎何以故
受生分苦由是流轉不免於苦比丘當觀猶
如糞除少許常臭況復多耶是故比丘當求
方便斷受生分永離三有如是諸比丘當作
是學拔生根本無令滋蔓諸修行人聞佛所
說承受教誡於現法中拔其生本不復受是
故說爲能作苦際

常當聽微妙 自覺寤其意 能覺之爲賢
終始無所畏

常當聽微妙者與人說法甚爲難遇具足諸

根亦復難得遭賢遇聖億世乃值世尊說曰
吾昔積行億百千劫時乃聞法雖得聞法分
別義味復不可遭告諸來會專精一意聽微
妙法是故說常當聽微妙也自覺寤其意者
世尊在世與無央數百千之衆前後圍遶而
爲說法時有一人於彼大衆眠寐睡徹於上

比丘一人告彼睡比丘曰何不覺寤聽如來
說法方更睡寐驚動大衆汝何不觀如來妙
法美於甘露除人万患其人聞已默然不對
是故說自覺寤其意也能覺之爲賢者覺比
丘睡眠猶天之與地億千万倍不可以譬喻
爲比或有行人陰蓋所蔽蒙瞢著睡諸天扶
佐數來覺寤伺命狂象蹠三善根苗無常熾
火燒生類根栽人中尊者今日出現普照三
界無不蒙光結使賊寇盜竊善財如此衆變
不可稱記皆由睡眠不覺寤故是故說能覺
之爲賢也終始無所畏者夫人覺寤万邪不
能干不但行道之人覺寤爲賢世凡夫人亦

由覺寤成辦衆事或時俗人於眠睡中忘失
財貨怨家債主盜賊水火所見侵欺或時行
人蒙瞢睡眠應聞法時反更不聞應成道果
反更不獲應當誦習根義覺道於睡眠中皆
悉忘失是故說終始無所畏也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行 當解甘露要

般一

光一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者彼修行人校計思惟晝夜歎
譽覺寤之德慢墮之人復自歎說睡眠之要
是故說以覺寤其意得應也日夜慕學行者
彼修行人精勤自役晝夜不息前後中間不
失次第是故說日夜慕學行也當解甘露要

者賢聖八品道謂之甘露滅盡泥洹亦名甘
露彼修行人習學賢聖八道進趣泥洹離
不閑貧樂意欲寂靜澹泊無爲無作是故說
當學甘露要也令諸漏得盡者漏義云何以
何故名爲漏義答曰住義爲漏義瀆爲漏義
滴爲漏義增上爲漏義非人所持爲漏義住

爲漏義者欲界衆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色無色界衆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說住

爲漏義云何漬爲漏義答曰猶如以水漬穀萌芽得生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三有水漬宿行本結使萌芽得生是謂清爲漏義也滴爲漏義者猶如涌泉屋漏深渠溝澗母人慈

漣自然流溢是名滴爲漏義也增上爲漏義者猶如人間共相尊貴尊卑貴賤各有所在上有明主下民不得東西縱逸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爲結使所制持不能得離三界四生五趣是謂增上爲漏義非人所持爲漏義者猶如人爲非人所持狂有所說可避而不避

應離而不離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爲結使非人所持狂有所說是故說非人所持爲漏義能斷此諸漏者於人天獨尊意之所念必成不難而獲斷智拔苦根本至究竟處不受當來有得無生忍是故說能斷此諸漏也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佛是故當晝夜一心當念佛

夫人得善利者世間利者象馬車乘國財妻息金銀珍寶碑碣碼碭水精琉璃珊瑚琥珀雖言是善利非真正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忿亡國破家無不由之不免地獄餓鬼畜生能

死一

生二

投命自歸於如來所便能得免地獄畜生之難自歸佛者斷有至無欲越次取證隨三乘行各得其願若生天上人中受自然福若初發意志崇佛道者復得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賢聖道是謂三十七品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也問曰何以故但說人得果證不說天龍阿須倫闍耶鬼神耶答曰人道於諸趣最尊最妙專心一意便能斷漏盡結越次取證人道堪受賢聖道教故說人也乃來自歸佛者云何名爲自歸何以故說自歸答曰救護爲歸義復次無畏爲歸義脫難爲歸義是故說乃來自歸佛也是故當

晝夜一心當念佛者人心所念流馳万端彈指之頃造行無量晝夜所思無有停息於中自拔迴意向善一心念佛亦無衆想是故當晝夜一心念佛也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法是故當晝夜一心當念佛

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有恐懼者令至無爲無恐懼者取道有何難乎有爲法者爲生老病死所見逼迫滅盡泥洹無生老病死者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法也晝夜一心念佛者夫言法者現在獲祐除諸熱惱智者所習非愚所行是故說晝夜一心念佛者也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衆是故當晝夜一心念於衆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衆者問曰無畏爲歸義於大衆中有恐怖者何以故說自歸於衆答曰或有大衆已離五難無復恐懼云何五難一爲生難二爲老難三爲病難四爲死難

五爲不樂衆難離此五難乃可自歸云何名爲衆諸有異衆外道裸形從一至十乃至無數如來聖衆在諸衆中爲尊最上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衆是故當晝夜一心念衆也

能知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

一心歸命佛

能知自覺者初自歸法其義不定今此念佛乃名爲定向佛牢固不可移轉是故說能知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如來出瞿曇姓觀察將來未然事故說此義於將來世當有衆生姓婆蹉無父母忽然而生豪尊自貴在世自

誇如來欲止彼誇故說瞿曇弟子也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一心念佛者邪惡鬼衆不敢侵近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也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法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比丘當自觀察於諸法

要除去亂想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
子晝夜當念是一念念於法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衆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大眾汝等皆見一切大

一心念不害

衆以智而見非爲無智以觀而觀非爲無觀

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一切衆生皆念

亦知我衆清淨不清淨是故說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念念於衆也

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晝夜當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淨無穢猶如金剛不可
沮壞猶如須弥不可移動是故說念身念

苗殿一

非常念戒布施德念天安般死晝夜當念是

所謂念施者施有二種財施結使施結使施

者名曰究竟施不變悔財物施者非至竟施

施已還悔是故說念施也所謂念天者賢聖

弟子晝夜念天於此持戒得生彼處習行功

德不斷信根具衆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說晝

夜當念天也當念身者常觀此身盛諸不淨
瑕穢充滿是故說當念身也至死亡念亦復
如是也

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不害

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一切衆生皆念

其命愛戀妻息貪著家業身口意所修不害

人者乃稱明智之士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一

心念不害也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者夫人

瞋恚多起亂想心如劍戟難制難持生恚者

不獲其采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也

晝夜當念是願欲出家不樂在家貪著五欲

彼修行人雖在家內觀欲如火意常歡患晝

夜思惟夢想出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常念

欲出家也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定初學三

初禪定爲首禪以攝意不興結使衆想寂定

念不流馳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也

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常樂寂靜不處人

間鹿衣惡食不著文飾趣自支形自足修道
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也晝夜當
念是空不願無相恒觀五陰身虛而不真不
可恃怙爲變易法不得久停計我無我況有
身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空不願無相晝夜
當念是去離願求意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

意樂泥洹樂
所謂泥洹者終始無憂亦復不見起當有盡
求離衆患亦無熱惱無求無想無復五陰名
色不我有我不見名色取要言之虛無想像
智者教習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意樂泥洹樂也

自爲已亦不願男相女形亦不願色聲香味
細滑法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也
晝夜當念是習學無相心學人得無相定具
足賢聖法律問曰學人在諸地不見有我無
我何以故不說具足賢聖法律獨說無相定
耶答曰無相定者賢聖之奧室入此室者不
惟也

聞凡夫雜糅之行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習學
無相心已晝夜當念是入室而思惟彼修行
人初入行時學二思惟一者斷結二者於現
法而自娛樂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入定而思
惟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搏音翔流溢一反墟丘魚翅翻上施脣反
伺音寺鍼音針鑰牛上音鑰牛上音藥下音
暴虐下魚音誅戮上竹俱反訴音素殯必刃反俟事史
愆音七活反愆音七活反愆音七活反剥必角反妻以細七反憇良刃反
跔莫敗反娛恩音弊耻反祭誘音酉無央良反於見感於見感反禪宴倉唇反
反鏗茶上口耕反寇苦候反棗音嗽唾上音朔踰音土卧反
反

反蹈盜音軒反許干苦失康驄丑領醫一計緒音
 謬反苗幼掘其物黠開八匿尼力掠略燒遶劇音
奇謊通叵反可蔓音曹臺上徒莫登丁鄧二反泊音
薄瘞反智碰七何華糅尼救反

出曜經卷第十二

殿二

雜品第十六

尊者法救造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當念自覺悟
慎莫損其行 行要修亦安

寂天雷地震万響俱作不能動其神是故說
慮不失所者也失所懷痛憂者行不專己俱
興嫉意自墜於淵皆由行不正故是故說失
所懷痛憂也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其義
意願即果之

乙

一清

計熟思 善思而思行 慎勿失其所 慮不失所者
失所懷痛憂

是故說當念自覺悟也慎莫損其行者夫人
有所施爲事情已彰復還懈慢不究其理不
禪思惟或時諷誦亦不通利臨欲試時捨衆

人當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汲
汲求救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
誦契經律阿毗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
入微小七大不失其次耳錘法財已得功
德增益其行是故說人當求方便自致財寶
也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者世人思惟誰

逃亡是謂於學有損習禪之人念不在定流
馳万端如彼猿猴捨一趣一於賢聖法律乃
有大累是故先達之人教彼後生卒成其道
不使漏失是故說慎莫失其所也慮不失所
者或有誦人曰誦十千解義百千晝夜諷誦
不失上下文句一一分明理不遠義入禪之